



PROVISIONAL

S/PV.1908
12 April 1976

CHINESE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第一九〇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二日星期一下午三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黄华先生

(中国)

理事国：贝宁

博亚先生

法国

德吉兰戈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金泽正雄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基希亚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斯塔格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瑞典

松德贝格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莫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默里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夏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谢勒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三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六日。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十五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帝汶局势

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384 (1975) 号决议所提的报告 (S/12011)。

主席：印度尼西亚、葡萄牙和澳大利亚三国常驻代表曾经写信给安全理事会主席，要求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按照惯例，我提议，如果没有人反对，就依照我刚才提到的各国代表的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按照去年十二月安理会上次审议这个问题时所遵循的程序，我请印度尼西亚和葡萄牙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印度尼西亚代表安瓦尔·萨尼先生和葡萄牙代表加尔旺·特莱斯先生应主席邀请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鉴于安理会议席座位有限，我请澳大利亚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轮到他向安理会发言时，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澳大利亚哈里先生应主席邀请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现在我要提请安理会各理事国注意 S/12043 号和 S/12045 号文件。这两份文件载有印度尼西亚常驻副代表和几内亚比绍常驻代表的来信，信上要求安理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发出邀请。

在非正式协商过程中，安理会各理事国已注意到这些要求，并同意按照安理会去年十二月审议这个问题所遵循的程序，赞成依照我刚才提到的来信中所提出的要

求发出邀请。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决定发出有关的邀请。

就这样决定。

在适当时候，我就会请 S/12043 号和 S/12045 号文件中，要求安理会按照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发出邀请的各位人士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此外，我要通知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我今天下午收到了莫桑比克常驻联合国代表来的一封信，信上也要求安全理事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发出邀请。这封信载在 S/12047 号文件内，现在就在各理事国面前。

如果安理会各理事国没有人反对，我提议安理会决定依照莫桑比克代表的要求，根据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因此，在适当时候，我就会请 S/12047 号文件中提到的人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大家记得，安全理事会用了五次会议审议了题为“帝汶局势”的项目以后，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过了第 384 (1975) 号决议。根据该决议，秘书长于今年三月十二日提出了一项报告，该报告载在安全理事会面前的第 S/12011 号文件中。

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这次会议议程上所列的项目。按照事先协商所商定的程序，首先发言的将是安全理事会刚才同意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发出邀请的那些人士。

第一位发言人是在 S/12045 号文件内要求被邀发言的若泽·拉莫斯·奥尔塔先生。现在请奥尔塔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奥尔塔先生：我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安理会给我们机会发表意见。

我们的声明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我现在要发表的。如果我们为形势所逼，我们将会发表第二部分。

我们的声明是一个民族的声音，它的六万同胞刚被印尼军队所杀害。原帝汶

民主联盟——又叫反共运动——的主席弗朗西斯科·洛佩斯·达克鲁斯在雅加达说，在东帝汶六个月的战争里，有六万多个人，主要是妇女和儿童被杀死。由帝力的印尼法西斯军官们所成立的傀儡临时政府的副主席弗朗西斯科·洛佩斯·达克鲁斯的本意也许是要把死亡人数估计得最低而不是将它夸大。他的声明只不过证实了东帝汶革命阵线很早以前所作的关于印尼军队不分青红皂白地掠夺，射杀和当场屠杀帝力的居民的报告。其实，印度尼西亚的侵略是对东帝汶人民进行种族灭绝的一致行动。在六个月内，有十分之一的人口被屠杀，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占领的整个期间被杀的总人数还要多。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意识到，他们的唯一罪状——他们为此受到雅加达的法西斯政权及其同伙的判刑——就是他们渴望获得自由，建设一个每一个人都承担责任，分享权益，没有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现象的新社会。

东帝汶人民已经表示了他们坚持不渝的意志，继续同苏哈托政府的入侵军进行斗争，捍卫他们的祖国的领土完整。尽管这样，可是，还有某些国家和组织打算提出乌托邦的办法来解决在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发生的冲突。

东帝汶以前是一个殖民地，它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领土在印度尼西亚军队的污辱性的军事占领之下。一个独立国家正在遭到军事侵略。人民遭到入侵军队的镇压和屠杀。是谁在犯罪？是谁破坏了和滥用了不干涉原则？倒底是侵略者呢还是侵略的受害者呢？我们相信这些都是不难解答的问题。可是，还有一些人打算要使这种侵略合法化。

如果要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恢复殖民地的状态以满足扩张主义的和新殖民主义的侵略者，那就是要它接受侵略，使侵略合法化，使侵略成为恫吓和说服人民重新接受奴役状态并永远处于这样的奴役状态的一股力量。

如果承认侵略者有权进行军事干涉和杀害千千万万东帝汶或其他国家的爱国者，那就是公然企图使侵略、镇压、控制、侵犯的行为合法化；那就是企图接受灭绝种族的行径和新殖民主义并使之合法化。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由于我们在自然地理上很孤立，由于我们的斗争很艰苦，同时也由于在我们的运动的革命进程中发生的事件发展得很快，使得许多兄弟国家对支持在东帝汶革命阵线正确领导下的东帝汶人民的事业一直表现得很谨慎。

我们的斗争并不仅限于军事上的斗争；它同时也是政治上和外交上的斗争。这是抵抗的战争，是解放一个民族的战争。我们的战争不是侵略、控制和侵犯的战争。因此，我们确信，我们的斗争的胜利将随着历史的前进而扩大，因为国际政治的力量对比是对我们这一边有利的。

印度尼西亚对联合国表示过蔑视。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第一八六九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了第384(1975)号决议。安全理事会在执行部分的第1和第2段中明确地：

“1. 要求各国按照大会第1514(XV)号决议，尊重东帝汶的领土完整，及其人民不容剥夺的自决权利；

“2. 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从该领土不拖延的撤出其一切部队；”

执行部分第5段是：

“请秘书长速派一位特别代表前往东帝汶，……”

我们在一月二日的信上对任命维托里奥·温斯拜阿雷·圭恰迪先生一事表示欢迎。我们警告秘书长的特别代表说，他在执行任务时将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阻挠。我们的信如下：

“(a) 占领帝力市的主要部分的印尼军队很可能使尽一切办法来拖延你的到达帝力；”

“(b) 到达帝力之后，印尼人将限制你的行动。你也许不会被送到乡下的许多地方去，也许不可能同山区的人民交谈；而如果没有印尼军队驻留的话，人民是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思的；”

“(c) 印尼人很可能在其军事占领的地方组织一个群众大会，在这个集会上，人民将被迫表示他们‘支持’同印尼合并。”

温斯拜阿雷·圭恰迪先生在他给秘书长的报告中说，他

“只到了某些地方，无法到处走动。”

的确，他只访问了欧库西这个飞地，阿陶罗这个小岛，东帝汶的首都帝力，马纳图托和色考。他只乘直升机和飞机。

很明显，爪哇殖民主义当局及其走狗们不愿联合国视察团到乡下去，那儿住着广大人民群众，去同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袖和成员们晤谈。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坚持秘书长的代表应同我们的领袖和东帝汶政府直接进行接触。我们建议过联合国视察团乘坐轻型的飞机从澳洲的达尔文飞到在我们的爱国力量控制下的地区的四个简易机场的任何一个机场。可是，澳大利亚政府不准任何飞机从澳大利亚起飞。印尼空军也对这些简易机场进行轰炸。

葡萄牙政府提供了一些小型护卫舰。以运送联合国视察团到东帝汶的任何登陆地点。爪哇的法西斯军政府对联合国加以愚弄，并且提出了这样一些条件：

“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应事先将登陆的时间、地点通知“东帝汶临时政府。”

殖民主义的爪哇人企图要联合国对他们俘获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领袖们的恶毒阴谋予以默许。而葡萄牙政府这个神秘的不管理任何东西的管理国却低声下气地向爪哇的将军们所强加的种种条件屈服。

面对着这个滑稽的不可接受的闹剧，那些勇敢地 and 正确地领导着东帝汶人民进行民族解放的斗争的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领袖们只能相信：唯一的途径是继续进行武装斗争。

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决议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即第三世界国家和其他进步力量强烈谴责印度尼西亚的罪恶侵略及其并吞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领土的图谋。尽管大家这样一致通过，可是雅加达的法西斯军政府蔑视这项决议，加强对东帝汶人民的武装侵略。安全理事会的决议通过才三天，爪哇的纳粹将军们便又一次向东帝汶发动了攻击。爪哇军政府因其军队从十二月七日以来便遭到重大的损失而拼命挣扎，强化战争，圣诞节那天在东帝汶空投了二万多名伞兵和海军陆战队。目前，

在东帝汶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印尼部队达三万多人。

爪哇军队使用的各种类型的武器便是战争罪的证据。爪哇的法西斯将军们意图粉碎东帝汶民主共和国而出兵，遭到失败而拼命挣扎，竟对英雄的东帝汶人民进行生化战，以图瘫痪人民，毁坏粮食。空军则在乡村和耕作地区投下凝固汽油弹，杀死妇女和小孩，毁坏庄稼。在洛斯·帕洛斯地区，有几百个人由于生物炸弹肆虐而死；这些炸弹引起剧烈的腹泻和还未为东帝汶革命阵线卫生局查明的疾病。也有报道说，在印尼占领的市镇里留下来的男性居民也遭到有计划的大规模杀害。原澳洲驻东帝汶领事，现任澳大利亚国会图书馆外交事务组主任詹姆斯·邓恩先生曾经公开说：

“帝汶领袖承认在内战中有六万人死亡，这件事必须从非常恐怖的意义来看。”

“其实，这次内战在九月便结束了。据国际红十字会和澳大利亚海外援助理事会小组的估计，死亡人数在二千人到三千人之间。”

邓恩先生接着说：

“东帝汶革命阵线当局在对待其俘虏和政治敌手，包括帝汶民协的支持者这方面表现得出奇地好。”

詹姆斯·邓恩先生曾经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在东帝汶革命阵线控制首都的期间访问过东帝汶。他访问了这个领土的许多地区？接触过许多人。詹姆斯·邓恩先生在他对新闻界的声明中还说：

“因此人们只能得出结论说，达克鲁斯所说的那份骇人听闻的伤亡名单（人们相信他只会尽量低估而不会夸大）表明了印尼军队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了东帝汶整个人口的百分之十。”

詹姆斯·邓恩先生最后说：

“这种行为——对一个民族的暴行——必须予以谴责，这种行为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南京大屠杀和纳粹在其占领的欧洲国家里进行的大屠杀的罪行一样。”

“对印尼吞并东帝汶的目的表示理解甚至接受，实用主义者也许会对用军事手段来达成这一目的表示首肯，这是一回事；而在对东南亚近代史上发生的这个最残酷的暴行保持沉默，视若无睹，则又是另一回事。”

这也使我们想起，在一九六五——六六年苏哈托政权的头六个月内，五十多万印尼人被残杀。印尼人民是绝不会忘记这类暴行的。

在东帝汶，有好几千个家庭是整家人被杀害的。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印尼人民在法西斯的和扩张主义的军政府的统治和压迫之下；大约十万名政治犯被关入集中营，处于非人的状况，遥遥无期地等待着他们的审讯。

在十二月七日印尼入侵帝力之前，代表国际红十字会、各援助组织、宗教团体、报刊和澳大利亚议会的许多外国观察员，都亲眼目睹和证实了东帝汶革命阵线在治理东帝汶时所表现的稳健、负责和效率。自从印尼入侵以后，所有的外国观察员在爪哇军队处决了六名外国记者之后，在死亡的威胁下都被赶出了东帝汶；尽管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各国际援助组织一再呼吁，没有一个人获准回来。印尼的封锁使得任何医药援助、粮食和其他人道主义的援助都到达不了我们的人民的手里。

世界对东南亚近代史上正在发生的这一最残酷的暴行是不能保持沉默的。六万人已被杀害；如果爪哇的纳粹军队不按联合国所要求的那样撤离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领土，那末就还会有成千成万的人要被杀害。

这是人民的抗战。尽管印尼海军的轰击，印尼空军投掷凝固汽油弹和生物武器，以及十分之一的居民惨遭杀戮，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国民军仍然控制着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领土。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是在未被占领的领土内。爪哇军队只控制城镇中心，当地的少数居民不是逃亡就是被杀害了。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七日印尼入侵帝力之后，虽然大部分政府人员在东帝汶平安无事，可是也有一些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领导者被杀害。

东帝汶人民妇女组织主席罗莎·波那帕特就是被捕后被行刑队处决的。在处决之前，她被带到一艘印尼军舰上，被印尼海军军官污辱了两天。伊莎贝尔·巴雷托，

一个二十七岁的东帝汶人民妇女组织的成员，我们爱戴的总理尼科劳·洛巴托的妻子，十二月十日也在帝力被行刑队处决了。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印尼军政府把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若泽·马丁斯，当作一个没听说过的政党的领袖，送到这儿来。若泽·马丁斯从来没有看过东帝汶一眼，可是却作为帝汶代表来到了这儿。

印尼军政府也带来了一部影片，一部关于他们自己的暴行的影片。他们杀死了几百个人，把尸体投入公共墓穴，然后把这个情景拍成电影，说是东帝汶革命阵线犯下的暴行。

十分奇怪的是，东帝汶革命阵线处决了所有的囚犯，偏偏就保住那个罪魁、领头的阿纳尔多·阿劳若的生命。自八月十一日政变失败以后，阿劳若便关入监狱。他没有被杀。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政府应处死主犯不是更合乎逻辑吗？阿纳尔多·阿劳若到底是什么人物呢？澳大利亚记者肯·怀特在二月五日写到：

“一九四六年，一个宗教教师被带到帝力的法庭，被控对帝汶人民犯下了战争罪。

“证据显示他同日本人勾结……对付澳大利亚的2/2突击队和同情同盟国的帝汶人。

“经过审讯，阿纳尔多·多雷伊斯·阿劳若被判流放到阿陶罗岛上为期九年。”

这个报道刊载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市的《北部地区新闻》上。

这个星期来印度尼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非常活跃，散发小册子和图片，对他们所谓的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暴行广为宣传。的确，这些小册子和图片只能使我们想起雅加达法西斯政权在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的野蛮屠杀。这些印尼人要我们相信小册子的第22页的照片上的骷髅是一个在几个星期前死去的帝汶爱国者的。其实，这也许是在一九六六年被屠杀专家们所杀害的一个印尼人的骷髅。

在这些小册子中的另外一本的第12页上，这些印尼人报道说，在坟墓里“找

到了一个精工自动手表”。实在非常奇怪的是，这些所谓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恐怖分子却没有拿走他们所杀死的人身上的东西，譬如说，一只昂贵的精工表。不择手段以致杀害和胁迫他们自己的同胞的人，如同印尼人希望我们所相信的，当然会毫不犹豫地拿走他们所杀死的人身上的东西的。

这一本小册子谈到了某些帝汶民协的领导人——卡斯米罗·阿劳若和奥索里奥·苏亚雷斯的死；可是，在整本小册子里，这两个人始终被列为“还未找到和仍在寻找中的受害者”。十分奇怪的是，这些名单还列入了一个名叫阿塞尼奥·奥尔塔的年轻的名字。碰巧他就是我的弟弟，现在在山区管理着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爱国力量的无线电台。我们十分感兴趣地注意到，许多被列举出来的人名是那些早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便成为难民逃到澳洲去的人的名字。

这本小册子还说，有一个叫西德尔的人曾经报道“东帝汶革命阵线在去年十二月处决了大约三十个白人”。我们很感兴趣地注意到，唯一被东帝汶革命阵线逮捕的葡萄牙白人是一个中校；这个人帝汶民盟企图在八月发动政变的策划人。一九七五年九月，东帝汶革命阵线中央委员会曾送给国际红十字会一张名单，开列了在帝汶民盟政变失败后被拘的二十八名葡萄牙军人的姓名。他们都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安排下安全到达澳洲，现在已经在葡萄牙。可是，反共运动拘留了二十三名葡萄牙公民，现在仍然下落不明。我要提醒安理会，在一九七五年十月，有五名澳籍和英籍新闻记者被印尼军队在入侵巴利博时捕获并处决，这同美莱大屠杀的情景很相似。次日，所谓的反共运动的主席洛佩斯·达克鲁斯在印尼政府的古邦无线电台十分得意地宣布说，反共军队“给了五名澳洲共党记者很好的教训”。当时在帝力的好几个外国人、新闻记者、援助官员和一位澳洲外交人员都听到了这个广播。广播的录音带也送去了澳大利亚外交部。据澳洲新闻报道，收录印尼电讯的澳洲情报机关证实这些新闻记者被杀害了。另一位澳洲新闻记者罗杰·伊斯特，我的新闻秘书，也于十二月七日在帝力被印尼军队杀死。

知道了雅加达法西斯政权的犯罪记录，人们对印尼侵入东帝汶后，犯下只有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间印尼大屠杀堪与匹敌的恐怖暴行，就不会有所怀疑了。

但是我们向印尼军事政府提出让外国观察员、新闻记者、国际红十字会和外交人员自由进入东帝汶的挑战。让这些人对局势做评价并告诉大家他们的所见所闻。为什么印尼政府不让新闻人员和其它独立观察员去访问该国呢？如果真理和正义是在他们那一边的话——那么，他们又何必那样害怕让外界去看看东帝汶呢？

当莫桑比克、安哥拉、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圣多美与普林西比以及东帝汶人民的英勇斗争造成葡萄牙帝国崩溃之际，爪哇的纳粹主义军政府却想把另一种殖民主义强加在英勇的东帝汶人民身上。但是追随三十年前印尼人民英勇斗争取得独立的道路，东帝汶人民下定决心，绝不放弃由东帝汶唯一的民族运动，东帝汶革命阵线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宣布的独立。虽然全世界的进步力量接受并宣布他们无条件支持英雄的东帝汶人民的正义愿望，但是爪哇的法西斯军政府却拒绝接受这项独立宣言。葡萄牙，那时候还是管理国，也拒绝接受东帝汶人民通过他们的革命先锋队，东帝汶革命阵线，提出的独立宣言。葡萄牙政府经过了五百年的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与剥削，终于有了摆脱这段可耻历史的机会。但是，葡萄牙政府却伙同新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力量，罪恶的企图扼杀东帝汶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意志。

东帝汶人民击败了内部敌人以后，宣布了他们的政治独立。因此，东帝汶革命阵线中央委员会和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政府强烈拒绝任何视东帝汶为殖民地的说法。进一步说，联合国任何关于葡萄牙仍旧是“管理国”的表示是与一切联合国原则明显矛盾的。殖民地人民的勇敢也宣布了他们的政治独立，联合国却仍旧承认殖民国家对该领土与人民的合法性，这真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东帝汶革命阵线中央委员会不再承认葡萄牙对东帝汶的主权，但愿意以政府与政府，国家与国家的地位，进行双边对话。

我现在来谈谈种族和文化起源的问题。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我第一次在这会议厅发言时，很简短地提到东帝汶的种族和文化起源的问题。由于这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应该对这个题目做一个较深的讨论。我说它极其重要，有一个根本的理由：爪哇的领袖们因为企图给不熟知情况的人们以错误的印象，以便转移大家对他们扩张主义的真实用心，所以一直声称东帝汶人民和整个群岛的人民有着相同的文化和种族渊源；因此东帝汶必须并入印尼。

在具体谈到东帝汶人民的文化和种族起源的问题以前，我要花一点时间来提一提印尼本身在这方面的情况。

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曾经写道：

“印度尼西亚，直到荷兰发现把东印度群岛置于一个政府的治理之下较为有效时为止，在先一直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辞。”

（亨利·基辛格，核武器与外交政策，第256页）

他接着说：

“把这些岛屿合称为印度尼西亚，只有从荷兰统治的历史来看才有意义，印尼的疆界沿袭帝国的疆界，它的民族意识也是如此。由于西新几内亚当年是荷属东印度的一部分，所以虽然其居民正如荷兰人那样不同于印度尼西亚的波利尼西亚人，但印尼还是主张它属于印尼。”

（同上，第259页）

今日的印度尼西亚是荷兰人、葡萄牙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殖民主义孵化出来的；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最后是在东南亚的日本帝国主义下锤炼出来的。

今日被爪哇人以印度尼西亚名义声称拥有霸权的群岛的早期历史，是一部外来侵略和帝国主义的历史。在公元后的头七百年中，印度的文化、宗教和政治影响南下进入群岛。这种影响至今仍旧是该区人民文化和宗教生活的主要部分。接下来的

就是伊斯兰文化和宗教对群岛的入侵了；约在公元一二九〇年，苏门答腊岛上的柏拉克是第一个信奉回教的城镇。当时群岛上的许多王国都承受了这种影响——这个区域的文化史已经成了对外来势力的调和适应史。

考古学家和社会学家大体都同意，在印度尼西亚有三百多个不同的民族，每个都有它自己的文化特征，有二百五十多种明显不同的语言。这种种族起源和文化特征的多样性在群岛的东部表现得尤其显著，这就是包括帝汶在内名叫努萨·坦卡拉的地方。在这里，各个岛屿有其不同的文化——居民来自不同的种族群体，说不同的语言，表现不同的文化。事实上，我们很有理由认为这些岛屿在种族和文化方面，同东部的巴布亚和新几内亚有着亲密关系，而非西部的爪哇，而岛屿的自然生境——气候、植物、动物——型态则更接近于极北的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群岛的东部是一个鲜明不同的地区，一个与爪哇轴心不同的地区。这些岛屿上的语言反映了这种差异；人们认为这些语言较接近巴布亚语而非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帝汶的情形尤其如此。

帝汶的人口无疑是从亚洲大陆不断移入的，从美拉尼西亚移入，然后，原始马来人才从西部移入。这样，它就呈现出一种种族的异质性，而整个区域，从菲律宾到澳大利亚，从巴布亚新几内亚以东岛屿到马拉加西共和国，都表现出这种种族异质性的特色。除了后来荷兰霸主所散布的，特别是在政治领域的一些思想以外，人们在如今属于印度尼西亚的西帝汶只能约略看到一些早期印度——爪哇和伊斯兰的影响，而在葡萄牙统治下的东帝汶大都没有受到这些影响。

语言学方面，东帝汶也和印度尼西亚帝汶不同，呈现着与北部某些岛上同样的复杂性。东帝汶有三十二种明显不同的方言，可以简化分为两种主要的语系，这就是马来亚——波利尼西亚语系（或称澳大利西亚语系）和巴布亚语系（或称非澳大利西亚语系）两种。在进行充分的同源语言演变史学研究以前，该地区这些语言的始祖和它们之间的关系都只能是推测性的。除了一些借用语以外，东帝汶所通用

的澳大利西亚语系语言和印度尼西亚语言之间很少有什么直接关系。东帝汶的澳大利西亚语系语言和印度尼西亚帝汶的有关语言之间同语系到什么程度还不能确知；但是，除了有一两个惯用辞以外，似乎并不接近。

就传统而言，种族和语言上的多样性在东帝汶是很显著的，而东帝汶的各集团又进一步分成不同血缘和宗族组成的最基本的政治单位。这些集团间关系的特色就是联盟和战争。这种极端地方性的联合可能是由于长期以来建立的贸易伙伴关系造成的结果。当然，这些人民之间一直没有普遍的联合，一直到欧洲人势力进入时才出现了两个概括性的“王国”，而这两个“王国”都是为着荷兰和葡萄牙的政治方便而建立的。引人兴趣的是，这两个王国，贝鲁和塞维奥，正相当于帝汶殖民结束后划分成的东西两部。

简而言之，我们现代的地理——政治疆界是强加在许多历史上极其多样性的区域上的。当今的民族结构不能掩盖种族和语言异常分歧的特色。当然，在不同集团中也可发现某些文化的相同处，但这绝不能成为在整个区域上强加一个政治统一体的理由。退一步说，在殖民时代强加的统一体只是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划分形式，在历史上把小区域彼此划分开来，例如从前划分的荷兰殖民地和葡萄牙殖民地。实际上，这种文化的层面才是标志东帝汶要求自决的最重要的因素。经受了几百年的外来干预，现在终于到了恢复自决权利的时候了。

这样一个人为的民族，这样的语言分歧，拥有这样多种种族起源的民族，怎么能主张说东帝汶人民同印度尼西亚人民有着相同的文化和种族渊源呢？而且大家还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这就是五百年葡萄牙殖民主义已经把东帝汶人民同群岛的其它部分在实体上、经济上、政治上都划分开来了。所以，东帝汶人民的文化已经经历了一种独立的发展，尤其是过去二百年。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扭转历史的车轮，我们也不能否定社会动力的规律。

所以，吞并东帝汶的企图只能是为着爪哇的扩张主义和石器时代帝国主义的理

由。可是如果全世界所有的政府都听信爪哇领袖们的逻辑的话，许多国家就统统要致力于相互吞并了。例如，新近独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就要对西伊里安提出要求，当然，苏哈托总统不会乐意；西班牙就要企图吞并葡萄牙，它在十五世纪的确试过；意大利政府就要吞并梵蒂冈。

全世界各国的疆界都是历经了数百年的重大政治过程才强加给人民的。如果依照我们各自的异想天开，想改变历史方向，这是一项严重的错误。这必然会引起其它惊人发展。我们如果能懂得和平生活与睦邻之道，才是比较积极和切合实际的态度。

关于自决的思想，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历史性的给予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宣言中说

“使人民受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这是否认基本人权，违反联合国宪章，对增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一种障碍。” 并且

“在托管领土和非自治领土内或一切尚未获得独立的其它领土内立即采取步骤，依照这些领土的人民自由地表示的意志和愿望，不分种族、信仰或肤色，无条件或无保留地将所有权力移交给他们，使他们能享受完全的独立和自由”。

在关于实施宣言的一些最近决定中，大会肯定它承认殖民地人民和在外国统治下的人民以一切必要方式进行斗争以行使他们自决与独立的权利的合法性。

由缅甸、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发起，于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至二十四日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的最后公报中声明

“……必须让一切人民都能享有自决的权利，必须尽早地给予仍未独立的人民以自由和独立。的确，所有国家都应有自由选择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与生活方式的权利，以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至六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第一届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会议在第四章第二条中声明：

“参加会议的国家…要求停止一切对未独立人民的武装行动及压迫措施，以便他们能自由地、和平地行使其充分独立的权利，其民族领土的完整应受到尊重。任何国家对进行这种压迫的殖民国家的任何援助…都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参加会议的国家）严格尊重各国的领土完整，竭力反对任何国家的任何兼并企图；”。

这些原则都确是受到殖民地受压迫人民民族解放的英勇斗争的启发。安哥拉、佛得角、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圣多美与普林西比的人民拿起武器行使他们自决的权利，因为殖民国家剥夺了他们的自决权。东帝汶人民也有英勇反抗外国统治的历史。一七一九年的科瓦·利马战争，一八六八到一八六九年的科瓦·科土巴巴战争，一九一二年的马纽发希战争，都是我们人民不断争取自决、独立、自由权利斗争史上的篇章。唐·博阿文杜拉，这位伟大的民族主义领袖，曾领导人民与葡萄牙殖民者进行了长达十七年的长期浴血斗争——从一八九五到一九一二年。谈到唐·博阿文杜拉，我要向他的遗孀马利亚·马纽发希女皇陛下致敬。她现在已届八十高龄。马利亚女皇陛下是东帝汶革命战线的战士。

因此，我们不能把我们人民的抵抗说成是没有政治一贯性的突发事件。东帝汶人民一向对任何形式的控制、剥削或压迫都表示了他们的憎恶。

因此，从东帝汶的殖民化和帝国主义历史中，我们证明了我们人民的英勇斗争。我们的人民屡次依靠武装斗争来打破他们的枷锁，摆脱殖民统治。

我们有充分的文件可以证明这分事实，尽管还有些人企图掩盖它并表示相反的看法。历史学家阿杜尔·得沙在他的一本书《A Planta de Cailaco》中说：

“帝汶是葡萄牙殖民地中最后一个被完全平服的。一九一二年葡萄牙当局曾受唐·博阿文杜拉——最伟大的土王，他灵活地影响了其他酋长和部族——造反的威胁，不得安靖。”

他接着说：

“直到这时，东帝汶历史仍旧是一段漫长、艰苦战役的历史，一部不停的动乱、不断地戒备，以求建立、巩固、保卫葡萄牙在这个岛上统治的历史……”。

最近一次的造反——有些人把它当作亲印度尼西亚运动——是一九五九年五月、六月在威格格、瓦托·拉里、瓦托—卡博爆发的，殖民主义军队在这些地方对人民进行了集体屠杀。这次运动得到马鲁古兵士和军官的支持。因为在南马鲁古——也即是今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一省——宣布独立之后，这些官兵变成了这些地方的难民。

我还要强调一个事实，同年——一九五九年——五月，西帝汶还爆发了一场反对雅加达政府的造反。也许这就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在同一年眼看葡萄牙殖民主义政府军队在东帝汶进行集体屠杀而无动于衷的原因吧。

我想我已经列举了充分的例证，确定东帝汶人民一直希望摆脱任何形态的控制和剥削。

在东帝汶人民遭受的侵略中，再度肯定了，压迫、控制、侵犯、剥削和一切形态的腐败，都是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根本错误，不公、腐败的结果。

这些事物并非种族之间的斗争造成的。它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连续不断的行动，在这里，觉悟已成为一切敌对利益的重要因素。这些冲突不仅是国家一级，也是国际一级的。

一个六十万人口的国家成功地抵抗了一个拥有一亿三千万人口，并获得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等千百万美元军、经援助的强大侵略者，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面对着三万伞兵部队和海军陆战队，面对着化学、生物武器、面对着坦克车和军舰，东帝汶民主共和国人民在东帝汶革命阵线正确领导下，在八个月英勇地与新殖民主义和反动军队、爪哇军队的斗争中，表现了他们争取自由，争取做

自己国家的主人的不可动摇的意志。

究竟什么是自决行动呢？当整个民族几百年来这样决然地抵抗殖民主义，就象帝汶充满了鲜血的历史篇章上表现的那样，难道不是自决的行动吗？当整个民族，不分男女老少，都参加了人民战争，抵抗外国侵略者，这难道不是最大的自决行动吗？当整个民族为每一寸土地付出血肉和生命的代价同外国侵略者斗争，这难道不是崇高的自决行动吗？当我们全人口的十分之一已惨遭爪哇的纳粹军队集体屠杀，而不顾这一切，整个民族继续斗争以求解放，这难道不是光辉的自决行动吗？

东帝汶争取民族解放，反对印度尼西亚纳粹军队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八个月了。面对着印度尼西亚的军事力量，东帝汶人民英勇抵抗，因此向全世界表明了他们决不放弃刚刚获得的自由与独立的决心。

印度尼西亚政府军队侵入我们的领土。他们一路上恣意破坏，残杀无辜。他们已经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东帝汶人民。当他们满足了血腥的杀戮后，他们就向人民提供一个“自由选择行动”。

如果选择果真是“自由选择行动”的话，那也要由自由人民去选择。因此就应该尊重东帝汶人民经历数百年痛苦、流血、死亡，从殖民者那里争得的自由。尊重东帝汶人民这种争得的自由，就必须承认人民独立的权利，就必然导致承认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只有这样的承认，我们才能说人民得到了自由和主权，有了最起码的条件去做任何关于他们的希望的前途的决定。

否则就是显然自相矛盾，因为殖民地人民是没有自由的。不是自由的人，他就不能决定自己的前途，这种情况下他就永远不能行使自决的权利。所以，必须承认和支持他的自由的权利，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只有在成为独立、主权国家以后，只有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历史条件都有利于两个独立国家的联合时，两国人民才能审慎衡量这种联合的利弊，而不至危害任何一方。最后，我们才能说两国的联合对双方同等有利。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宪法规定，将于最近举行选举以成立人民大会，这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构。这个人民大会——全体东帝汶人民都享有宪法的政治权利，都可以投票，并做候选人——将成为决定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未来地位的最高机构。

我们已经谈到过，印度尼西亚法西斯政府军队尽管八个月来用了一切军事力量，从国际公约禁止使用的最精密和罪恶的武器到他们最厉害的伞兵部队和海军陆战队，但他们只在军事上控制了不到百分之二十的我国领土。

如果没有东帝汶人民的全力支持，东帝汶革命阵线怎能在八月份的两个星期中打败了“反共运动”？英雄的人民又怎能抵抗了印度尼西亚军队达八个月之久？

印度尼西亚政府声称东帝汶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英雄斗争是由一支殖民时代遗留下来受过职业化训练的军队搞的。这是对东帝汶人民的粗暴侮辱。东帝汶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军队，其发源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使印度尼西亚人民摆脱殖民主义获得解放的军队一样。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第一批军队是从受过荷属东印度军和日本占领军训练的人员中建立起来的。同样地，我们的许多英勇的士兵当初也曾在葡萄牙殖民军队招募入伍的队伍里受过训练。但是那些被招募入伍的农民觉悟到他们最终的使命是解放他们自己的人民。葡萄牙人留下的枪支和我们从印度尼西亚人手里俘获的枪支现在都在用来达到唯一的正当目标——解放人民。

今日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领袖之一，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的总统萨莫拉·马谢尔同志曾说过：“枪在殖民主义者手中用来压迫；枪在革命者手中是用来解放人民。”

我国政府尊重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领土完整。我们敬佩这个从长期英勇斗争锻炼中诞生，改变了东南亚地图，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的英雄的国家。卓越的印度尼西亚人民曾用苦难和鲜血重写了他们的历史。东帝汶人民将来可能决定把他们自己的命运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但这是不能以武装侵略达到的。见到今日的印度尼西亚不同于十五年前的印度尼西亚，我们感到深沉的悲哀。我们深沉悲哀地见到第三世界的一个国家现在去同剥削和压迫的势力结盟。我们

熟切地希望印度尼西亚能再度发现它自己的道路，再度变成第三世界国家争取解放的声音和力量。

东帝汶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我们属于第三世界，我们是不结盟国家。对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侵略是违反和平的，我们有责任积极建立和平，并与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民族团结一致。

我们不会成为动荡的根源，因为我们决心要在我们这一部分的地理区域内以及在世界上为真正持久的稳定做出贡献。东帝汶革命阵线领导人，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总统曾说：“我们的敌人不过是一个饥饿巨人，一个跛脚的怪物，一座已喷发并终将熄灭的火山”。八个月的英勇斗争过去了。民族主义者的军队击败人民的敌人可能还要过八个月或八年。情况需要多久我们就抵抗多久。我们已经从压迫我们人民达五百年之久的葡萄牙殖民者手中取得了独立。东帝汶人民经受了反殖民斗争的充份锻炼，要把抵抗进行到底。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六日，我向联合国秘书长说明了我国政府对印度尼西亚侵略东帝汶民主共和国问题的立场。我要把信中有关的段落念出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东帝汶革命阵线中央委员会，东帝汶人民的先锋队，宣布所谓“葡属帝汶”的独立，建立东帝汶民主共和国。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按照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政治纲领和共和国宪法治理。

“因此，东帝汶革命阵线认为东帝汶与葡萄牙之间任何政治连系均已结束。因此，东帝汶革命阵线与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政府驳斥任何葡萄牙仍旧是管理国的说法。的确，当一个殖民地人民宣布他们的政治独立时，联合国仍旧承认殖民国家对该领土及人民的合法性，这真是一个奇特的现象。这是对联合国一切原则的公然违反。

“东帝汶革命阵线中央委员会和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政府非常遗憾地指出联

联合国未能实施安全理事会第 384(1975)号决议的执行部分第一、二段。印度尼西亚法西斯军队仍在继续其对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侵略战争。因此，东帝汶人民，在东帝汶革命阵线领导下，继续其抗战与民族解放战争，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打击爪哇扩张主义者的阴谋。东帝汶革命阵线中央委员会及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政府认为，在印度尼西亚撤出以前奢谈自决是赤裸裸的虚伪，是违反国际法的一切规则及其普遍的道德基础的。因此，对联合国而言，仅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式：(a) 承认东帝汶人民在东帝汶革命阵线领导下为民族解放和巩固东帝汶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合法性，或者，(b) 与印度尼西亚侵略者勾结，使其侵略东帝汶领土及人民合法化。”

“东帝汶革命阵线中央委员会及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政府呼吁联合国采取一切必要方法遵守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决议。如果印度尼西亚拒绝受决议的约束，则应立即对其实施经济制裁。”

我们已经声明了我国政府对此问题的立场。我们相信，沿着第 384(1975)号决议——这项决议是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一致通过的。——的方向，安理会的理事国将会达到某种程度的协议。我们坚守我们的原则，并且，依照我国政府的指示，我们原意与联合国充份合作以寻求东帝汶战争的正义解决。我国政府愿意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谈判，因为我们相信通过对话可以找到对于每一方有利的解决办法。不论这届会议的结果是什么，我们都要记住，安理会理事国已尽其所能了。在战争和侵略的地方，促成和平，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

我刚才说过，我们的声明包括两部份。如果情况迫使我们必须如此的话，我们就要请大家容许我们发表第二个部份。我们的第二部份声明是很简短的。那将是一篇揭露人类的苦难，恶毒和阴险的活生生的记录。

主席：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葡萄牙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加尔旺·特莱斯先生（葡萄牙）： 主席先生，容许我谢谢你以及安理会其他的理事国给葡萄牙代表团这个机会在这里再次解释它对帝汶问题的立场，因为帝汶的问题今天又再一次出现在安全理事会的议程上。也容许我接着说，我特别高兴衷心颂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黄华大使，四月轮到他来主持安理会，使他在工作上发挥他特殊的经验和才干。我相信，我们两国政府，在恢复两国关系之前，会在各自权限内尽力保证加强国际和平和安全，实行非殖民化的基本原则，以及执行各国人民自决独立的权利。我相信安理会这次会议将提出显明的例证。

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应大会和葡萄牙的请求召开会议，审议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十二月十七日侵略帝汶所造成的局势，而通过了第384(1975)号决议。依据这个决议，安理会要求各会员国尊重东帝汶的领土完整以及按照大会第1514(XV)号决议尊重其人民不容剥夺的自决权利。它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从该领土毫不拖延地撤出部队并且要求葡萄牙作为管理国与联合国充分合作，使东帝汶人民能够自由地行使其自决权利。它敦促各国和其他有关方面同联合国所作努力充分合作，以使当前局势得到和平解决，并促进该领土的非殖化。此外，决议还要求秘书长速派一位特别代表前往东帝汶，实地估量局势和该领土的各方以及有关各国建立接触，以便确保本决议得到执行。

安全理事会在第384(1975)号决议通过之后差不多四个月，今天又召开会议为的是根据秘书长的报告和S/12011号文件所载特别代表温斯拜阿雷·圭恰迪先生的报告估量当前局势。因此，安理会——这也是这次会议的唯一目的——必须观察第384(1975)号决议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过以来该领土所发生的事件，并且根据当前局势，采取必要的步骤确保本决议得到执行。因而，它必须避开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前该领土的局势，以免卷入没有结果的讨论，这样这次辩论才能

切合实际地进行，对当前的问题提出真正的具体的解决办法。根据这种精神，葡萄牙代表团要求发言，因为它特别体会到时间已经浪费，也体会到毫不拖延地为帝汶的非殖民化问题找出一个持平具体实际的解决办法是迫切需要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顾虑到帝汶人民的真正利益，即使是牺牲了某些人蛊惑人心的长篇大论或另一些人的乌托邦立场，也在所不惜。

秘书长对帝汶问题不遗余力找寻解决办法，我代表我国政府感谢他；他依照第384(1975)号决议执行部分第5段派出特别代表，从事实地估量当前局势的工作并且在该领土内依照该段的建议建立接触。这方面，我想在此回顾我国政府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致秘书长刊载于S/11922号文件的信中，重申准备与联合国合作，使东帝汶人民能够自由行使其自决独立权利，并且随时可与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在里斯本就他使命范围之内举行协商以及提供他必要的协助。

温斯拜阿雷·圭恰迪先生一月初刚要前往里斯本之前和我也有机会在纽约相见在里斯本他后来见到了我国外交部长梅洛·安图内斯少校，海外领地协调部长维克托·克雷斯波少校，帝汶总督莱莫斯·皮雷斯上校，以及葡萄牙的其他高级官员。我国政府在帝汶海的两艘小型护卫舰之一所有通讯设备都供温斯拜阿雷·圭恰迪先生使用，而且如有需要，我国当局也让他使用两艘舰中的一艘航行到帝汶海岸地点上岸与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部队取得直接联系。一月十日秘书长的特别代表自帝汶完成使命归来，他与外交部长，海外领土协调部长以及帝汶总督在里斯本又再度见面。

我国政府赞扬温斯拜阿雷·圭恰迪先生担负使命前往帝汶的辛勤和决心，以及他在执行任务克服他遭遇到的所有困难和障碍时表现出来的善意和热心。他跟有关各方所作的接触，都在他的报告中叙述，不容否认地都是有用的。我们希望这些接触已为问题的解决打开了大门，以保证帝汶的领土完整及其人民所表示的真正意愿受到尊重。

但是，我国政府惋惜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在从事当前局势的具体研究时未能如他所愿的充分详尽。我国政府特别感到惋惜的是，他未能在该领土中直接与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领导人取得联系，虽然为达此目的，已作出一切努力，我国当局也尽力合作。这一方面我不禁想起温斯拜阿雷·圭恰迪大使自己在他报告第36段所写的：

“……我只到了某些地方，无法到处走动。除了一般的交通困难以外，‘临时政府’和‘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又以安全为理由，阻止我前往其他人口集中的地方，或到农村走动。”（S/12011，附件第36段）

而且他在下一段总结如下：

“要对整个局势作出精确的估计，仍然得不到要领。”（同上，第37段）

从上一次关于帝汶问题的会议到今天的会议这段期间，根据这个报告研究或估量局势，坦白说从各种观点，包括实效的观点看，都是不能不使人悲观的。

确实，决议通过至今已差不多过了四个月，可是停止外国军事占领帝汶的工作以及让该领土人民真正行使其不容剥夺的自决权利的准备工作的进展得如此缓慢，我国代表团对于这个事实只能感到惋惜。

葡萄牙政府作为管理国——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大会第3485(XXX)号决议以及安全理事会第384(1975)号决议承认它有这种资格——庄严在此重申它有意在它权力之内尽力保障帝汶人民自决的合法权利。我国政府认为这种态度是负责管理非自治领土的国家的最基本的任务；这种态度完全符合第1514(XV)号决议和其他有关的联合国决议，特别是明白规定帝汶问题的前述第3485(XXX)号决议。

但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武装部队仍然确实出现在帝汶的领土，因而违反安全理事会第384(1972)号决议的第1、2段和大会第3485(XXX)号决议的第5段。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出现在东帝汶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公开承认的事实；它向

秘书长的特别代表陈述：所谓的志愿军在东帝汶出现首先是应帝汶民协、帝汶民盟、帝汶战士子弟党和劳工党的要求，后来是应所谓东帝汶临时政府的要求而来，而且这些志愿军只有应所谓临时政府的要求才愿离开东帝汶。这见于S/12011号文件所载的特别代表报告第39段。

我国代表团在这方面提请安理会注意，联合国和该领土的管理国都不承认所谓东帝汶临时政府，因此它没有丝毫的法律根据要求外国军队军事干预东帝汶，并且驻在那里侵害东帝汶的领土完整，因为它不比它所提到的政党更具有合法性。

此外，我国代表团也要指出，印度尼西亚军队和主张东帝汶和印度尼西亚合并的所谓帝力政府的部队是一方，要求该领土独立的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部队是另一方，双方的武装斗争还在继续着。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报告的字里行间显示，该领土上战斗仍在进行，交战的双方都声称它们控制了该领土。葡萄牙谴责斗争进行下对当地人民所犯的一切罪行和暴行。

我国政府驻帝汶地区的海军单位也侦察到印度尼西亚的军舰出现于帝汶领海。我国政府曾将此事通知安理会，见于S/11955号文件。占领部队也继续在东帝汶卸下各种作战物资。

国际新闻报导的许多联合声明和报告都提到印度尼西亚的武装部队在东帝汶迟迟不撤退和这些部队所进行的军事行动，不断违反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

葡萄牙提请理事会注意它在努力收集有关葡萄牙公民在帝汶的情况资料时以及争取被交战双方羁留的葡萄牙公民获得释放和遣送时所遭遇到的困难。

这一方面我提请安全理事会特别注意从一九七五年八月起曾有23名葡萄牙军人被所谓东帝汶临时政军羁留。我国虽尽了一切努力要求把他们从这种不合理的监禁中释放出来，但他们仍然被羁留在那里。应该注意，这些军人中有五名要求在印度尼西亚领土取得庇护，但印度尼西亚当局将他们交给帝汶民盟，虽然雅加达政府已批准遣送他们。此外，国际红十字会尽管发挥了所有的主动性，仍不获准

在帝汶领土活动，无法对被羈留的那些人以及难民给以人道的援助，而且也无法在红十字会主持之下对帝汶进行国际援助，包括葡萄牙的援助。

在这类情况之下，东帝汶除不得不与印度尼西亚维持密切关系外，几乎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完全隔离。国际社会对这种局势应该谴责。

这就是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入侵之后四个多月帝汶问题现状的大要与特点。从前面所说的局势来看，必须考虑安全理事会现在能采取什么措施，在东帝汶创造当地人民真正自决的必要条件。

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在东帝汶出现，既侵害了东帝汶的领土完整，又违反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安理会不能再容忍这种情况。

当外国军队在某领土上歪曲人民真正意志的表达时，切实尊重任何殖民地人民不容剥夺的自决独立权利的严肃非殖化过程是无法进行的。对于为了想确定帝汶人民希望采取何种形式来决定他们的前途而进行任何严肃行动而言，印度尼西亚的武装侵略是主要障碍。

因此，印度尼西亚政府必须接受劝告，立即无条件撤出它留在东帝汶的武装部队。但它公开拒绝撤军，利用假借口说这些部队是由志愿军组成的。（见秘书长特别代表报告〔S/12011〕第39段）。

这种态度只能解释为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式地明白地和不能使安理会接受地拒绝了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对这问题的有关决议。此外，印度尼西亚通过这种拒绝表示它就是存心以实际的既成事实向安全理事会挑战。这正是为什么它在安理会目前的几次会议过程中，必然把既成事实的政策向前推进一步，抬高所谓东帝汶临时政府的身价以贬低自己的原因。

但是，安全理事会不能让事情这样发展下去，因为这不仅对小领土的非殖民化而且对一般的国际关系而言，都会构成最危险的先例。

因此，依我的意见，应该立即达成停火，终止该领土上正在进行的，造成帝汶

人民巨大生命和财产损失的自相残杀的战争，从而可以为真正求取民意建立必要的和平气氛。

此外，我们一直主张，联合国积极介入帝汶的非殖民化过程是必要的；与此原则一致，我国政府表示同意可以延长安理会根据第348(1975)号决议执行部分第5和6段授给秘书长的职权和任务。确实，葡萄牙特别理解紧急国际行动的需要，应以迅速有效的措施防止当前这种剥夺整个民族行使自决权的机会的不正常情况的硬化。

所以我们认为秘书长或他的特别代表应当继续与有关各方磋商，以保证第384(1975)号决议得到执行。

所以请容许我提请安理会注意，对秘书长的任务作出更具体明确的规定是有用处的，这样他可以更迅速有效地进行同有关各方的磋商，因而避免拖延和犹豫不决；拖延和犹豫不决的唯一后果就是硬化了令人不能接受的现状。

我国政府非常赞成在联合国主持之下召开有关各方都参加的会议，以利进行这些些协商，并给予这些协商以相当的推力。这种会议的好处是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除联合国代表之外，把管理国葡萄牙以及直接介入冲突的各方都召集在一起，从而强迫有关各方在国际社会之前就帝汶事态的发展担负起各自的责任。

此外，考虑到帝汶非殖民化的进程有如任何其他社会政治的进程一样，不能武断地分成截然不同的几个阶段，我们现在必须对这问题采取一个全面的看法，而不排除分期发展这个进程的可能性，该会议的主要目标可就下列各点达成协议：

第一，控制印度尼西亚的部队从东帝汶领土的撤出并且同时停火。

第二，从印度尼西亚部队撤出到帝汶人民实际行使其自决权这段期间成立一个东帝汶领土的文人和军人政府。

第三，东帝汶人民行使自决权的形式和条件。

不过，一方面顾及我们必须尊重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目前的分权，另一方面鉴于撤出外国军队和创造帝汶人民实际行使自决权的条件之间的密切关系，二十四国委员会从解决帝汶问题的第一阶段开始，就积极参与，是极为重要和有用的。

因此，假如安全理事会认为这是有用和可能的话，秘书长和二十四国委员会自然就可以指导这个计划中的协商或会议，顺利地推动帝汶的非殖民化进程。

对帝汶，这块我们仍然是管理国的领土，葡萄牙没有政治、战略或经济利益。此外，葡萄牙已向国际社会提供足够的证明，它对非殖民化困难工作的无私、真诚和决心，我们力图成功地完成这项工作。因此，我们事实上虽然不能行使管理国的权力和职责，葡萄牙认为即使如此它也有责任争取在没有外来干涉或压力的情形下尊重帝汶人民自由行使其自决权利。葡萄牙仍然感到与帝汶人民一体同心。我们非常同情帝汶人民之间的相争相残，四分五裂，我们现在正尽一切努力助成冲突的和平解决。

我国政府出于这种精神，在安理会重申它准备尽其所能与联合国充分合作，求取帝汶问题的解决。

我希望安理会在行使宪章所规定的权力时采取保障帝汶人民这个不容剥夺权利所必须的措施，帝汶人民的事业是各民族争取决定自己命运权利的事业，一直是本组织主要关怀所在，同时也是本组织动员了最持久的努力的事业。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菲律宾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一封信要求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被邀参加讨论刚才列入议程的项目。因此，我提议，安理会同意按照通常惯例，邀请我刚才提到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菲律宾代表雷耶斯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第三位是在S/12043号文件内要求被邀发言的吉列尔梅·玛丽亚·贡萨尔维斯先生。现在请贡萨尔维斯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吉列尔梅·贡萨尔维斯先生：东帝汶临时政府委我和我的三位同事以重托，代表它在此向安理会理事国解释我的政府的看法。

主席先生，首先请容我感谢你和本崇高机构的其他成员给我和我的同事机会，在安理会审议帝汶的局势时向安理会发言。如果我不借这个机会代表东帝汶临时政府以及东帝汶人民向你和本安理会的所有成员表示他们最深的敬意，以及表示我们的坚定信念——即在你聪明而干练的领导下，安理会将能对解决它当前的的问题作出有建设性的贡献，并因此在该区创造出和平而安宁的气氛——那我就疏忽职责了。

去年十二月我在安理会发言时，我是代表帝汶民协党讲话的。现在也作为我的代表团的一员而出席的马里奥·维埃加斯·卡拉斯卡拉奥先生，当时则代表了帝汶民盟党，若泽·马丁斯先生当时是代表他的帝汶战士子弟党发言。但是，在这一次我作为咨询委员会的主席，则被委托同我的代表团一起代表东帝汶临时政府。至于我自己，我是个没受过什么教育也没有什么经验的人，临时政府委托给我的实在是一个很重的任务。

帝汶民盟、帝汶民协、帝汶战士子弟党和劳工党这四个政党均已解散了，它们的党员现已联成一个新政党，我们称之为民族阵线，民族阵线组成了临时政府。东帝汶革命阵线以前的成员也在东帝汶政府任职——例如帝力和奥伊库西以及东帝汶其他许多地区的区长。

我的代表团的组成如下：其中一个成员马里奥·维埃加斯·卡拉斯卡拉奥先生是个林业技师，帝汶民盟党从前的杰出党员，现在是民族阵线的成员，管理临时政府的礼宾和联络事务。

我的代表团的另一位成员是若泽·贡萨尔维斯先生，他是一位经济学家，从前在自命的东帝汶革命阵线政府中担任经济和统计部长，这个政府只维持了四天。若泽·贡萨尔维斯先生当然适于向本安理会报告在他们当权时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所做所行。奥尔塔先生在全世界捏造和传播的一切有关东帝汶的谎言和歪曲的事实，现在均可向作为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部长并于几个星期前才离开帝力的若泽·贡萨尔维斯先生查证。

我的代表团的第四位成员是若奥·佩罗·苏亚雷斯先生，他是从前东帝汶革命阵线党在马纳图图区的书记和从前东帝汶革命阵线在马纳图图的指挥官。他可向安理会提供东帝汶革命阵线的行动详情以及他们用来歼灭他们的敌人帝汶民盟和帝汶民协的方法和战术。另一方面，苏亚雷斯先生当然也适于报告从前东帝汶革命阵线的党员或支持者受到临时政府何种的待遇。苏亚雷斯先生于一九六七年加入葡萄牙殖民军——部队。他在一级战斗部队服役了四年七个月，并升到军士的军阶——本地人所能升任的最高军阶。他在一九七二年离开了殖民军。他在马纳图图区参加了东帝汶革命阵线，在他指挥下有装备了约 70 支枪的 1,200 名民兵。

如果要重复去年十二月讨论东帝汶问题时我向本安理会提出的所有声明，那就会占去本安理会太多的时间。我们那时发表的所有声明，到现在仍然有效。不过，我还是要谈一下东帝汶发展的主要事件。

在卡埃塔诺政权垮台以前，只有一个政党——全国人民行动党（行动党），它对殖民政权提供基本的支持。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五日的军事政变推翻了卡埃塔诺政权以后，在帝汶组成了三个政党，每个政党对东帝汶的政治前途均有其各自的纲领和看法。其后，在内部斗争时又组成了两个政党，帝汶战士子弟党和劳工党。帝汶民盟于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一日成立，由于它获得了帝汶现有 472 族中构成领土百分之五十左右人口的 236 族的支持，它应算是帝汶最为人民所爱戴的政党。在那时，由于当时的情况并不能保证迅速的独立，帝汶民盟选择了逐渐独立的方式。甚至于东帝汶革命阵线也承认当时帝汶民盟的力量。

东帝汶革命阵线党是从前的帝汶社民协，它赞成立即而全面的独立，并宣称是第二个最强的党。

帝汶民协党从开始就赞成与印度尼西亚合并，其力量的基础在于95族或百分之二十左右人口的效忠和支持。

帝汶战士子弟党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成立，大约有28,000名党员。它赞成独立和与印度尼西亚合并，一方面又支持以部族长继续为人民的传统领袖。

劳工党于一九七四年十月成立，党员25,000名，大部分由港口的小工和村庄的普通工人组成；这个党也赞成独立和与印度尼西亚合并。

在秘书长报告第15段中所提的政变和反政变后，东帝汶革命阵线重新控制帝力，并立即执行了它的纲领中的第一优先事项，即消灭所有的敌对者，尤其是帝汶民盟。数以千计的帝汶民盟党员及其支持者逃离了帝力及其周围地区，并朝印度尼西亚边境寻求庇护。其后，帝汶民协党员也被列为东帝汶革命阵线大规模追捕的对象。难民们在往安全的地方逃亡的过程中受到了东帝汶革命阵线党人的骚扰，村庄被劫掠和夷为平地，甚至于妇孺都受到伏击，以致于有数百名难民在抵达印度尼西亚帝汶的安全地带以前即丧失了生命。西帝汶难民的数目涨到50,000名。但是上帝是仁慈的；他使难民们得到舒适——印度尼西亚人民和政府给了他们食物、避难所、衣物和医疗照顾及友谊。

但是，我们数以千计的家庭、党员同志、朋友和其他的帝汶同胞们并没有那么幸运可以逃得出来。许多人被投进了监狱，被折磨、杀害和埋进浅浅的大众墓坑中。稍后我还会谈到这个可悲而又几乎难以置信的故事。

安理会的成员们也许记得在去年八月的政变以前，我们曾作出数次努力，以安排帝汶的政党间的谈判。也该记得东帝汶革命阵线是唯一抵制讨论东帝汶非殖民化方案的澳门会议的政党。当东帝汶革命阵线及从前的殖民军队占领了东帝汶许多地区时，他们再次不理葡萄牙政府要他们与所有其他政党举行另一回合的会议的

邀请。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东帝汶革命阵线单边宣布独立，并成立了自封的共和国。东帝汶革命阵线想借此以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东帝汶的大多数人身上。其他四个政党立即对这种挑战作出反应乃是合理的。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四个政党声明它们愿独立并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合并。现在我们已经见到了东帝汶革命阵线在当权时的所作所为，我们绝对肯定东帝汶革命阵线强加于东帝汶的极权主义方法和做法是不能为我们的人民所容忍的。东帝汶人民的尊严、荣誉和传统必要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由于他们以武力对付我们，我们只好不顾后果，以武力来保卫我们自己。

我们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宣布从前的整个东帝汶领土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合并，并于十二月十七日宣告成立东帝汶领土临时政府。

作为东帝汶大部分人民的代表，我们有道义上的责任和义务去做该做的事情，以保护我们人民的利益，因此，四个政党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十日代表东帝汶人民，请印度尼西亚政府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助恢复和平与安全。

我们曾请印度尼西亚人民帮助我们从事正义斗争，保护人民的尊严和利益。临时政府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向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主席致送了一封电报，通知他东帝汶临时政府已请“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提供援助……以恢复东帝汶领土的和平与秩序，使其免于受到葡萄牙政府留下的残余恐怖分子的骚扰和威胁。”

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恐怖分子的习惯做法是什么呢？当葡萄牙总督一放弃帝力时，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领导即巩固他们在帝力和东帝汶其他地区的军事力量。他们大肆围捕所有的帝汶民盟和帝汶民协的成员。有数千人只因为是帝汶民协和帝汶民盟的成员或支持者，被关在帝力的监狱中和东帝汶革命阵线控制下的其他城镇的监狱中。这两党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在他们的监牢中受到羞辱和折磨；这些爱国者中有许多人从此未再看到自己的家人。

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领导指令他们的各个支部和地区指挥官们，如现在作为我们代表团一员的东帝汶革命阵线指挥官苏亚雷斯先生，围捕所有帝汶民盟和帝汶民协的成员和支持者，把他们都投入监狱。无知和无辜的人民都成为东帝汶革命阵线领导的极权主义手段下的牺牲品。为了扩充其追随者，东帝汶革命阵线在每个村落均强迫征召 200 人加入他们的民兵队。十二、三岁的男孩被征入伍，给以武器，却没让他们受什么训练或根本没有训练他们。这些民兵后来被从东帝汶的一地调动到另一地去，所到之处他们很难与当地的居民交谈，因为方言互不相同。这是为了使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领导容易下达他们所要下达的任何命令并使这些命令得到迅速的执行。村庄被劫掠一空，抢去了粮食和牛只，而房屋也被下令夷为平地这种有系统的恐怖统治被毫不犹豫地加以执行，以便恫吓人民并使东帝汶革命阵线可以用恐怖政策来统治国家。

让我们查证一下现在作为我们代表团一员的佩德罗·苏亚雷斯先生的经验。如我较早时说过的，他是东帝汶革命阵线党在马纳图图的书记；在他指挥下有 1,200 名民兵，但只有 70 支枪。这 1,200 名民兵部队分散在马纳图图的六个村落中作为东帝汶革命阵线指挥官，苏亚雷斯先生直接从东帝汶革命阵线总部得到命令，要他围捕他那一区的所有帝汶民盟和帝汶民协的成员。他甚至不知道有多少帝汶民盟和帝汶民协的成员在他那一区。苏亚雷斯先生的监牢中只能容纳 70 人，同时也没有可供 70 人以上用的给养。这是没有问题的。他那一区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成员围捕了所有有嫌疑的帝汶民协和帝汶民盟的成员，并把他们带到马纳图图指挥官那儿，未经审讯即关到监牢中去。他甚至不知道关了多少人。犯人的家人被命供养其监狱中的亲人。如果犯人家不在监牢附近，他就得靠自己活命了。苏亚雷斯先生后来带着他所指挥的东帝汶革命阵线部队投降了临时政府的部队，因为他发觉，虽然迟了些，遵照其军事主管的命令，就是要把许多无辜和无知的人关入监牢，而这许多人他知道都是善良而勤劳的村民。

苏亚雷斯先生的证言清楚证实了东帝汶以外的世界曾受到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欺

骗。从十二月以来同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成员并无什么广泛的激战或对他们有什么虐待。在大部分情形中，东帝汶革命阵线部队只是逃走了或是投降了临时政府的联合部队，很少抵抗或是根本没有抵抗。有时东帝汶革命阵线的小部队“逃入山区”，往往夹持妇孺作为人质，威胁说如果临时政府的联合部队要逮捕他们，他们就杀害所有的人质。

因此，联合部队必须非常小心地运用策略，以免使这些人质有生命危险。马纳图图解放后，所有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成员均被登记，并于一个星期内放他们返回自己的住区或村庄。临时政府没有把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民兵关入监狱。临时政府的联合部队禁止对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成员或支持者施行报复。事实上，许多从前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成员均要求被关在牢里，以免受到愤怒的群众的报复。

这些都是目前作为我们代表团一员的东帝汶革命阵线指挥官苏亚雷斯先生本人的自白。如蒙安理会特许，我想向安理会报告一下从前东帝汶革命阵线的另一位领导成员若泽·贡萨尔维斯先生的经验。若泽·贡萨尔维斯先生是一位经济学家一九六八年毕业于比利时列日大学，并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家私人企业中工作中一九七四年才返回帝力。

葡萄牙政府任命他为检查员，其后被提升为省经济部部长。在离开了几乎二十六年之后，他发现东帝汶仍然有着同样的半封建制度，同样的间接统治方法在统治着各岛，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文盲，儿童的死亡率是百分之四十，同时一般帝汶人的平均寿命只有四十岁。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他看到了单一经营——咖啡——的危险。岛上的两项主要食品，稻米和玉米仍然有待进口。

起先，他几次努力想说服在帝力的党领导们把自己团结起来联合成一共同阵线，以加强本身同葡萄牙人的谈判，但是他说，由于当时政治领袖们把党的利益看得比全体人民的利益更重，他的努力也就失败了。虽然开始他有点勉强，他还是加入了东帝汶革命阵线，认为它是民主的，可是后来的事件使他的幻想破灭了。当东帝汶革命阵线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宣布独立时，他是在帝力。一九七五

年十二月二日，“内阁”成立了，他被任命为部长之一。他接受这项工作的简单理由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可以做出一些事情来矫正坏的局面。奥尔塔先生也出席了的第一次“内阁”会议是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日举行，并由东帝汶革命阵线的主席弗朗西斯科·沙维尔·多阿马拉尔主持。会中对“新政府”的一般政策作出了决定。好几位部长奉令前往帝汶以外的地方；奥尔塔先生奉令加入里斯本的阿劳若前往联合国，以获得对“新共和国”的承认和影响澳大利亚及其他国家的舆论。罗热里奥·洛巴托先生奉令访问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要求财政和军事援助。政治部长阿尔卡提里先生奉令前往非洲，要求他们承认“新政府”，他同时并带有被任命为驻非洲某一国家的大使的罗克·罗德里格斯先生的国书。若泽·贡萨尔维斯对“新政府”通过的一般政策和达成决定的方法完全感到意外。这些事情当然反映了一种为传统的东帝汶人所不熟悉的制度，在那儿，共同意见在部族社会中就算不是起着主要作用，也是起着重要的作用的。

第二次会议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六日举行，当时人民民兵抱怨了弹药和粮食的短缺。他们威胁说如果他们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万一遭受攻击，他们就要投降。若泽·贡萨尔维斯先生本人并不熟悉武器的事情，但是他当然知道部队的粮食供应仅够维持两个月左右。同时，人民的粮食供应很快地成为一个大问题，因为他们没钱进口更多的稻米。

当四个政党的联合部队由印度尼西亚的志愿军援助，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七日早晨五时三十分开始攻击帝力时，贡萨尔维斯先生就在帝力。事实上，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领导层和帝力人民都期待着这个攻击，因此，人民不得离开该城。攻击前几天，帝汶民盟和帝汶民协的犯人们被秘密运出了帝力。没有一颗炸弹丢到帝力去；海军方面也没有进行轰炸；仅有的只是短暂的交火和迫击炮爆炸的声音。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部队和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领导们在混乱中朝 30 哩外艾硫的方向逃去。到中午时，整个城已由联合部队和志愿军控制。但是，在下午较晚的时候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部队用迫击炮朝帝力轰击了半小时左右；炮弹掉进了城里的商业

区和住宅区。贡萨尔维斯先生后来发现大约有 200 名东帝汶革命阵线士兵在短暂的战斗中被杀死，同时据报有 100 名左右的平民受伤者在医院中治疗。没有屠杀的事情。第二天——十二月八日——若泽·贡萨尔维斯先生被联合部队逮捕并关押起来。按照他的说法，因为他从他所参加的两次会议中发现东帝汶革命阵线计划建立一个有着外国意识形态的极权国家，所以他故意在城里留下来。他过去和现在都反对这种制度。其他地区有关过度拥挤的监狱、虐待和折磨的事情的许多报告也影响了他的决定。

在帝力落入联合部队之手后，他们通过帝力电台宣布了一项宽大政策。任何携带武器投降的东帝汶革命阵线成员都会受到公平的待遇，并得返回自己的村庄或住区。他们数以百计地投降；据报他们中有许多人悄悄地返回自己的村庄或住区离弃他们的部队，抛弃他们的武器。投降的民兵们均被登记，后来并遣送他们回到自己的村庄或住区。他们中有许多人均非常年轻——十二到十三岁——，受过一两个月的训练，大部分是政治灌输。那些有犯罪记录的人均关押起来，等待法院最后的起诉。少数从前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领导们目前正被监护之中——往往是应他们自己的要求——，以便使他们不受那些曾受监禁或在大规模屠杀中丧失了家人的帝汶民盟或帝汶民协成员们的报复。

东帝汶是个人口很少的小领土。每一桩犯下的罪行都很容易被人民自己记录下来，因此，临时政府很难防止一部分曾经成为东帝汶革命阵线的牺牲者的人所采取的报复性行动或报仇行动到目前为止，临时政府已经成功地以耐心、劝导和有效的情报说服一些人接纳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的从前的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成员到地方政府去。在你了解帝汶的习俗以前，有时这是会听起来很奇怪的。但是，我们必须接受现有的传统和价值；我们必须接受帝汶问题是个复杂问题的事实。举例来说，

东帝汶革命阵线的奥尔塔先生因为婚姻关系跟临时政府的马里奥·维埃加斯·卡拉斯卡拉奥先生的一个兄弟是亲戚，还有许多人也是如此。目前仍然躲藏起来的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残余，可以通过家庭媒介或部族成员而使他们返回家园。数以百计东

帝汶革命阵线的士兵在亲眼看到他们投降了的同志被迅速释放以后，均已投降了。

临时政府已任命从前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成员担任要职，这是一项事实，每个人都可查证。那些发现自己错误并志愿加入临时政府的建设和发展方案的东帝汶革命阵线成员均被公平处理。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归根到底虽然他们表现得象野兽和俄兽一样，他们仍然是我们自己的兄弟，并且在东帝汶家庭联系非常坚强所致。如果我们不在目前解决我们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就永远不得解决了。

举例来说，目前帝力区的首长马里奥·桑切斯先生是从前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有名成员；奥伊库塞地区的首长雅伊梅奥利维拉先生也是如此。包考区的书记也是从前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成员。从前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成员们在向临时政府宣誓效忠后，有行政能力和经验的人已被指定担任马纳图图、艾硫、马里纳、苏艾、维克克和阿陶罗的高级行政职位。许多从前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成员和支持者也在临时政府各办公室中和在帝力电台任职。

临时政府尽其全力在东帝汶制造有利的条件为我们的争执带来和平的解决，避免下一代兄弟间无休止的冲突。

因此当我们收到在艾柳和萨米附近发现大规模墓穴的不幸消息时，临时政府和东帝汶人民都感到非常的震惊。让我更详尽地叙述这个大规模的屠杀。

安理会可能记得东帝汶革命阵线领导在整个东帝汶把好几个帝汶民盟和帝汶民协的成员关入监狱。当临时政府攻下帝力时，大部分的囚犯都移开了，可能转到仍然还在东帝汶革命阵线控制下的其他地方。当我们攻下约三十里外的艾柳，大家知道这是东帝汶革命阵线部队的据点和总部的所在地，我们仍没有发现任何囚犯的踪迹。当差不多所有的城镇都落入我们手中时，仍然还没有这些囚犯的踪迹。一九七六年一月三日，临时政府请印度尼西亚红十字会寻找他们。

印度尼西亚红十字队和随行官员小组，包括临时政府行政首长和一名教士，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五日发现一个沙堆看起来最近曾被翻动过。挖掘之后，他们发现有个三公尺见方的墓穴。在八十厘米深的地方，他们发现腐烂的尸体。这些尸体乱堆在一起，用铁线穿起来，彼此无法分开。大部分埋在上述大规模墓穴的受害者是帝汶民盟拥护者，数目约在四十到五十。其中有利昂格西·里贝罗的尸体，是由衬衫口袋里的钱包认出来的。毛劳里塔的一个村民叫做弗朗西斯科·帕拉伊拉的，碰巧目睹了上述的挖掘工作，说他看到东帝汶革命阵线成员进行屠杀受害者之中他提到帝力地方当局副首长彼德·桑塔和其他七个人。印度尼西亚红十字会调查报告以文件 S/12040 和 S/12044 分发了。我要把这些大规模墓穴的照片和挖掘时所拍的影片作为我发言的附件提交安全理事会成为安理会的文件。

距离第一个墓穴一公里半的地方发现了另一个大规模墓穴。第二个大规模墓穴，宽六公尺长九公尺，埋了六十具尸体，全部是帝汶民协的成员。详细情形见印度尼西亚红十字会的报告。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六日在艾柳之南二公里半，由艾柳到茂百斯的道路附近发现

了另外一个大规模墓穴。这个墓穴宽五公尺长六公尺，在六十厘米深的地方发现大约四十五具损坏了腐烂的尸体。也发现一个自动精工手表，显然停止于二月七日。猜想这些受害者死于二月七日之前。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七日在帝力之南九十五公里的萨米镇北部发现了第四个大规模墓穴。这个墓穴约宽一公尺半长十五公尺，在三十厘米深的地方又发现一堆尸体。根据挖掘时在场的当地居民的情报，上述的屠杀是东帝汶革命阵线成员于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执行的。逃脱的证人认出了十四名受害者。估计有不下四十具尸体一个垒一个乱堆在那里。根据从当地人民方面得到的情报，所有这些受害者都是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战俘。

在萨米区办公室附近的一座学校建筑物内一帮东帝汶革命阵线成员击毙了约三十四名当地民众。东帝汶革命阵线残酷行为的受害者里有帝汶民协的著名人物奥索里奥·苏亚雷斯。奥索里奥曾在澳门念哲学和政治历史，在东帝汶非殖民化过程开始时曾一度担任帝汶民协秘书长的职务。奥索里奥，三十五岁，两手绑在背后，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一个叫做霍卢拉斯的村子同他两个弟弟以及四个拥护者一起被东帝汶革命阵线恐怖分子击毙。奥索里奥是个理想主义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深信东帝汶的非殖民化过程能够有秩序地和平地进行。愿他的魂安息。

拘禁在帝力，后来被东帝汶革命阵线一帮人带走，目前还在寻找中的一百六十八名帝汶民协成员名单已经送交秘书长，同时分发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十名帝汶民协成员被东帝汶革命阵线拘留在帝力时死去了。拘留在洛斯帕洛斯的二十一名帝汶民协和帝汶民盟成员被东帝汶革命阵线一帮人带走，我们还在寻找他们。东帝汶革命阵线一帮人带走了拘留在帝力的六十六名帝汶民盟、帝汶战士子弟党和劳工党成员。所有这些失踪的人的姓名已经通知秘书长分发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

谢谢主席先生和安理会的各理事国耐心地听我的发言。我已经向安理会提出了东帝汶革命阵线大规模屠杀的证据和文件。提到所有死去的英雄的名字是我的神圣任务。他们的牺牲决不会白费的，东帝汶人民的英勇斗争是任何武力或力量都无法补救的。我们要为我们的信念战斗到底。

为了掩盖东帝汶革命阵线的罪行，奥尔塔先生向外界捏造各种谎话和谣言。他可能欺骗世界一时，但他决不可能永远欺骗世界。奥尔塔先生和其他不在东帝汶的东帝汶革命阵线成员把自己出卖给外国利益，仍然还企图把外国人引进帝汶。东帝汶人民决不会再上当的。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帝力成立了临时政府。所有以前的民政人员都接到通知报到上班，包括以前的东帝汶革命阵线成员。东帝汶革命阵线留下了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在平民志愿者的帮助下恢复了一些秩序。所有十三州的地方政府现在都恢复了活动，学校重新开课了，医院和诊所在印度尼西亚医生和护士的帮助下已恢复各种服务。临时政府答应了印度尼西亚红十字会的要求，邀请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派个代表访问帝力。中断的交通恢复了，人民得到粮食供应，开始普遍恢复了正常。

一九七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所有政党解散，成立了一个新的统一政党叫做民族阵线，是目前临时政府的基础。还成立了一个咨议会协助临时政府作出重要决定。以前政党的代表以及社会和宗教界和各领袖都包括在咨议会里。咨议会行使临时议会的功能和职责。以协商和传统为基础的人民议会的筹备工作已进展到高级阶段。

也成立了咨询委员会给临时政府提供技术和行政意见。目前维持着临时政府的结构。等它认为必要时就进行改革，提高官僚效率。

虽然东帝汶大体恢复了平静，但是残暴的大规模屠杀震惊了传统社会。由以前殖民正规军带领的溃散的东帝汶革命阵线一帮人仍然出没在遥远的村落。不过，临时政府治安部队数目日益增加，力量日益壮大，使它能够应付这些东帝汶革命阵

线党人所造成的威胁并使曾受东帝汶革命阵线政权迫害的人不能进行大规模的血腥报复。 否则东帝汶革命阵线领导人在东帝汶部落社会有系统地进行的暴力和杀戮可造成岛屿上无休止的冲突。 葡萄牙人无法洗净双手在国际舆论之前说他们是“无辜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他们把他们的武库交给他们从前的殖民军队东帝汶革命阵线。 葡萄牙武器夺去了成千的无辜生命，他们是要负起道义责任的。

向弟兄要求援助，不单是东帝汶人民才如此。 按照这种要求派出志愿军也不是十分新奇的事。 实在说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证明有人曾将援助送到遥远的地方，甚至横渡重洋和大陆。 有些人想要否认东帝汶人民有权向他们的印度尼西亚亲人要求援助，还有些人强烈指责与我们有亲密的血统和文化联系的印度尼西亚不该给我们援助，让我提醒这些人圣经里的一句话：“让那些无罪的人投第一颗石头吧！”。 就东帝汶人民来说，他们已宣布独立并和印度尼西亚结合，因此作为印度尼西亚人他们有权得到印度尼西亚同胞的保护。 印度尼西亚志愿军到东帝汶是应通过四个政党表示的大多数东帝汶人民的要求和后来由东帝汶临时政府屡次正式要求。 这个要求的本文已通知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和安全理事会。

在讨论东帝汶问题时，许多人似乎忘记东帝汶革命阵线从来没有代表大部分的东帝汶人民。 葡萄牙政府知道东帝汶革命阵线在东帝汶是少数派，这是葡萄牙发现无法把权力让与东帝汶革命阵线的主要理由。 因此，大多数人民的合法代表是现在组成临时政府的四个政党。 当东帝汶革命阵线以所谓的宣布独立用武力把它的意志强加在东帝汶人民身上时，东帝汶人民的真正代表必然要捍卫大多数人的利益。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十日通过四个政党宣布的大多数人的愿望是明确的：同印度尼西亚结合而独立。

临时政府把东帝汶人民的神圣愿望通知印度尼西亚政府。 印度尼西亚原则上接受我们独立和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结合的要求。 在我国代表团出席安理会时，已经把我们这种态度的理由告诉安理会了。 印度尼西亚要求临时政府保证当地执行自决权，就是说，在联合国在场下由全体人民批准这个决定。

东帝汶的生活现在恢复正常了，除了东帝汶革命阵线一帮人在孤立的地点制造一些骚动外。 我们希望在两三个月里能够成立人民议会。 主席先生，征得你的同意，我要进一步详细说明我国的社会结构，因为这对于了解帝汶人生活的基础是很重要的。

第一，克努阿（波沃亚卡奥）头目是一家之长，一个家庭是指男人、妻子、小孩以及到某种程度血缘关系的亲戚，克努阿头目负责一个家庭的福利，对外代表那个家庭。 第二，若干数目的克努阿组成一个苏库，苏库头目是选举产生的，是终身职，他负责整个苏库的福利，对外代表苏库。 东帝汶有四百七十二个苏库。 第三，若干苏库组成雷诺，其头目由苏库头目担任，叫做利乌赖。 有些情况下，苏库直接接受行政达波斯托管辖，实行“分而治之”政策。

家庭内一切决定，由家庭（克努阿）头目同家庭的成员商量后决定。 苏库头目同成员（克努阿）商量后决定苏库的事务。 利乌赖同成员（苏库）商量后决定咨议会的事务。 利乌赖向行政达波斯托负责，达波斯托是东帝汶省总督的最低政府官员。 我们认为这种通过商量作出决定的方法是最适合东帝汶社会和帝汶人民的。 我们强烈希望在实行自决权时这些东帝汶人民的传统价值将会得到严肃地考虑和接受。 这也符合葡萄牙政府颁布的一九七五年七月第7175号法令。 我要告诉你们，在岛上的动乱期间许多苏库头目被杀死了。 临时政府现在正准备选出新的苏库头目以填补被杀死的头目之缺。 象帝力和包考这样的人口集中地人民有点教育，选举人民议会代表的准备工作进行到高级阶段。 东帝汶临时政府和联合国代表将会谈讨论在选举过程里联合国发挥什么方式的作用。 下一个阶段，所有苏库头目以及社会上和宗教界的其他知名人士将在帝力组成人民议会，其主要任务是决定东帝汶的未来政治地位。

我们正筹备所有这些困难而费时的工作，因为我们高度尊重联合国及其宪章的原则。 安理会的各理事国如能想象岛上目前的社会和文化现实，就能够了解这个任务是多么困难。

过去有一些情况，葡萄牙政府没有同人民进行任何协商就把独立交给一个解放运动或另一个解放运动；事实上，有一次葡萄牙政府在宣布某一个国家独立时没有把行政交给任何现有机构或组织就认为履行了管理国的责任。不过，东帝汶临时政府决定尽力遵循正常程序，我们衷心希望联合国派遣观察员目睹东帝汶人民行使有关他们未来政治地位的自决权。欢迎岛外的每一个东帝汶人到东帝汶参加我前面提到的程序。欢迎奥尔塔先生和他的朋友回到帝力，临时政府保证他们的安全；但是我们不把他们看做东帝汶革命阵线的代表来进行谈话。这样做的理由我已经解释了，因为目前在东帝汶的东帝汶革命阵线著名成员和支持者都已经有了代表，他们已经参加了临时政府。如果联合国、安理会或二十四国委员会希望派一个视察团到该领土目睹东帝汶的实际情况，我们欢迎。临时政府将尽全力对这个访问给予方便。

葡萄牙代表提到的二十三名葡萄牙囚犯目前由东帝汶临时政府拘留着，不是由印度尼西亚拘留着。

我国代表团发现难于了解葡萄牙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因为它对被东帝汶革命阵线杀死的其他葡萄牙人保持沉默。临时政府接受这二十三人的责任。他们被拘留在东帝汶，得到很好的照顾。他们在被拘留的村落的范围内有完全的行动自由，虽然其中几个承认对人民犯下罪行，根据现行东帝汶法律应受惩罚的行为。尽管我们认识到这问题的人道方面，但根本上这不是从来也不是一个人道的问题。它是而且也应该把它当做政治问题。

葡萄牙政府故意地放弃东帝汶和管理国的责任以后，东帝汶人民遭受到许多苦难和折磨。许多人在葡萄牙枪口下丧失了生命，上千的人失去了家园，家庭被拆散了成为难民。有一段期间，五万名难民逃到印度尼西亚帝汶，现在还有一万五千人留在那里，无法回到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家园被东帝汶革命阵线部队烧光了。此外，牲口和粮食散失了，存款和贵重物品被洗劫了，这些都是葡萄牙放弃这个领土造成混乱的后果。

东帝汶人的生命和生活当然和葡萄牙人一样地宝贵。临时政府表示它对葡萄牙人的人权象对它自己人民的人权一样地尊重。葡萄牙政府现在应该表现它不再沿着老殖民主义者的习惯，正相反的要准备承担他们的武器在东帝汶造成伤害的责任，推行一种平等对待东帝汶人的政策。如果葡萄牙真正要使这些囚犯获得解放它应该向拘留他们的临时政府接洽。这个问题不应该当做一项孤立问题处理，而应该当做东帝汶整个政治和人道问题的一部分。任何时候葡萄牙政府发现适合这样做，临时政府是愿意讨论这个问题以及其他有关问题的。如果抱着和解和负责的精神，在这里提及的这些问题立刻得到有利于双方人民的解决办法。

我国代表团研究了秘书长的报告及其附件，我要借这个机会对它说几句话。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384(1975)号决议，秘书长派遣他的特别代表温斯拜阿雷·圭恰迪先生到东帝汶进行当前形势的现场评价并且为了保证执行该决议与该领土上有关各方以及有关各国进行接触。临时政府和东帝汶人民不高兴第 384(1975)号决议，但是我们还是尽可能地同特别代表合作。

我国代表团要对特别代表努力执行秘书长委托的任务的态度表示赞扬。他以其特有的客观精神尽力实事求是。如果他有更多的时间，如果他在旱季来，他一定会提出一个更为全面的报告，使每一个人更为满意。

附件第十五段，特别代表没有提到一九七五年九月印度尼西亚政府为了恢复东帝汶的和平和秩序的唯一目标向葡萄牙政府提供援助的好意和提议。要是里斯本当时接受那个提议，就可能拯救好几千个生命。

第二，葡萄牙总督和驻军撤到阿陶罗岛的事应当加以更详尽的解释，因为这出卖了东帝汶无辜的大多数人。事实上，总督放弃了职守等于“完全授权”给东帝汶革命阵线以葡萄牙人给他们的武器巩固地位和扩充势力到整个领土。葡萄牙政权从来不曾解释何以把殖民军队转给东帝汶革命阵线以及东帝汶革命阵线如何取得

成千的武器和成吨的弹药。难以相信象葡萄牙这样老经验的殖民政权会被这样的动乱吓倒，因为过去它能够轻易地平息东帝汶和其他地方更严重的叛乱。

特别代表视察了欧库西、阿陶罗岛、帝力、包考和马纳图图。确实，温斯拜阿雷·圭恰迪先生说过他想尽量视察许多地方。由于技术和安全原因当时无法视察其他地方，路不通、没有桥和机场以及无法预料的天气情况是阻碍他视察其他地方的一些困难。事实上，曾经建议圭恰迪先生骑马到其他地方，但是因为时间不够，所以这也行不通。临时政府建议他骑马，不是在开玩笑：在帝汶骑马就象在纽约坐凯迪拉克轿车一样的豪华，因为唯一的其他办法就是走路。由于东帝汶葡萄牙政权的“效率”，要是河流可以过得去，目前在四十八小时内大概可以走到一百二十哩的距离。在这些困难之外，我们的情报机构接到消息，说东帝汶革命阵线人员伪装作印度尼西亚志愿军计划在洛斯帕洛斯地区或埃尔默拉的其他地方狙击特别代表。这个消息后来从抓到的东帝汶革命阵线成员得到证实。狙击队甚至有时间预演计划中的袭击。我们不愿为重演谋杀伯纳多特伯爵事件负责。不过，自从那时以后产生了有利于维持和平和安全的情况，所以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七日临时政府以电报通知秘书长邀请特别代表再度访问东帝汶，进一步讨论执行安理会的决定，以便解决东帝汶的问题。

临时政府的立场是明确的，报告的调查结果已经说明了，我们没有新的补充。就我国政府来说，帝汶的问题东帝汶人自己已经解决了。在帝力或阿陶罗岛再也没有葡萄牙管理当局。它故意放弃了这个领土。东帝汶革命阵线的存在成为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问题。以前东帝汶革命阵线的知名人士和支持者参加了临时政府建设他们的国家，许多以前东帝汶革命阵线领袖被请担任并接受了临时政府的各种职务。就是因为这些建设性的发展和逐渐恢复了正常，临时政府决定允许志愿军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他们已于二月间开始回去，继续进行到三月间。

剩余的东帝汶革命阵线领导，他们使我国人民遭受许多痛苦和灾难，仍然拒绝和解，他们无法逃避人民的审判。我们对奥尔塔先生没有什么话好说，我们将原谅他盲目地接受外国顾问，但是我们无法忘记他出卖了他的同胞。

主席先生和安理会的各理事国，我占了各位许多宝贵的时间。我们衷心希望安理会会作出建设性的决定，照顾到东帝汶大多数人民神圣愿望和目前岛上的现状。我们深深感谢印度尼西亚政府和我们的印度尼西亚同胞，他们给我们机会收回约五个世纪来被殖民主义践踏的尊严、荣誉和自尊。我们知道经济上我们将给印度尼西亚额外负担，所以我们更加感激印度尼西亚人民自动地接受和欢迎我们。我们充分了解使我们的独立和同印度尼西亚的结合生效还要履行某些正式手续，但是东帝汶人民自己而且只有他们应当决定实行自决权的程序。

最后，我们呼吁安理会各理事国进行建设性的着眼在前途的行动方针并考虑到过去东帝汶人民经历痛苦和灾难。我们热烈希望东帝汶人民的价值观念也能够对帝汶问题的解决作出一点点贡献。

在结束之前，我要保留当我国代表团认为必要时再对这个问题发言的权利。

主席：按照协商，安全理事会下次会议将于四月十四星期三下午三时三十分举行。

下午七时散会